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317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听刀郎的歌

一度喜欢听刀郎的歌曲,旋律优美,从曲调响起时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指挥,将歌手和听众的心绪都和谐统一了起来,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乐队,一气呵成,欲休不止;娓娓道来的歌词,婉约而又凄美,像诗,更像散文,表达一种美丽与哀愁并存的情感,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;声音沙哑富有磁性,唱到高音时,没有震耳欲聋,却很是富有力量,努力地想高亢激昂,有种被卡住喉咙的感觉,依然不失了独特韵味。岁月沧桑的味道,伴着优美的旋律,就这样扑面而来,让你在沉醉中感受到快乐。

更换工作岗位后,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刀郎的歌了。最近一次,在单位值班时,无意间在“视频号”里又听到了刀郎的新歌。才知道刀郎有一段时间积蓄着力量,然后井喷式地发布了许多新的歌曲。这些新歌因为歌词含义引来了评论,伴随着许多解读,一时间将刀郎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但是,刀郎只是用心地在创作在歌唱,从来也不作任何的解释,任由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台,不做解释,也许就是最好的解释。刀郎又东山再起,重振雄风,和他的团队发布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,拥趸众多。时间久了,没有人再在意歌词的含义了,只是跟着咏唱,跟着分享。

最近一次刀郎在南京的演唱会,一票难求。每一首歌都是歌手和观众一起互动,同声歌唱,现场氛围始终是热情似火。一些没有买到演唱会票的歌迷,紧紧围在场馆外面,不肯离去,想最近距离感受现场氛围,捕捉飘逸出的一丝丝刀郎气息。当熟悉的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歌曲旋律响起时,场馆内和场馆外的人们,

□南京李华

清秋野菜香

最喜将心情放飞于秋天的乡野。恰逢周末,与爱人在乡村的田畦阡陌间徜徉,难怪有人说“秋是第二春”,辽阔的天穹云锦如花,各种庄稼菜蔬,可劲儿疯长,油亮油亮的叶子在灿烂阳光下,折射出炫目的光泽。清冽冽的河水中,几只白鹅和小鸭子正让我看得趣味盎然,爱人却像如获至宝,蹲身弯腰掐起了田埂河滩边的野菜。一阵惊喜漫过心头,又可调剂一下日渐寡淡的味蕾,在这金秋时节,来一次馋煞人的“吃鲜儿”。

惊叹于那不择瘠薄,生命力极其旺盛的“灰灰菜”,记得儿时每到青黄不接之时,母亲在田间地头,或房前屋后,随手掐一把鲜嫩嫩的灰灰菜,焯水凉拌,那爽口清鲜之味,连平日最难下咽的黑面馒头,都能吃出万般滋味。

与爱人一番精心烹制,先将灰灰菜轻撒植物油,放入屉笼拌面清蒸,出锅再配以佐料搅拌均匀,那翡翠之色,无敌美味,难怪大诗人陆游赞它“我望天公本自廉,身闲饭足敢求兼。破裘负日茆檐底,一碗藜羹似蜜甜。”

那满地攀爬,错把清秋当初春的马齿苋,爱人掐了嫩尖切碎,打入鸡蛋拌上面粉,为我们做他最拿手的马齿苋煎饼,那碧绿的小薄饼

□太仓李仙云

记忆相册

周末下午,一段慵懒时光,我浏览起手机相册,思绪走进或近或远的时空,走进一个个故事,耳边飘忽回响起阵阵美妙声音。

最新照片是国庆节期间拍的。10月3日,全家满怀喜悦前往山东济宁,为儿子和准儿媳举办订婚仪式。4日上午的仪式,丫头大舅即席主持,不疾不徐,如同翻开了厚重的历史教科书。参加仪式的男女老幼,连同尚在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,都轮番起立讲话,不吝珠玉地送上祝福。儿子哪里见过如此阵仗,还好,他倒没有明显紧张,表态“一定会关心好玥玥(他的对象)、一定会传承好家风、一定会发展好未来”。菜一道道地上,但没人动筷子,连孩子们都坐得规规矩矩。约摸一个多小时后,丫头大舅作总结讲话,关键词是祝贺、感恩、担当,末了,一句“开席、干杯”,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再往后翻阅,是9月下旬参加南京市聋人学校活动的图片。进入校园,学生们用手语跟我打招呼,我手足无措,局促地向他们拱手、点头、鞠躬,陪同的老师笑了,熟练地用手语替我向他们问候。节目展示中,孩子们朗诵一首首经典诗词,变腔走调的声音跟主持人的字正腔圆形成鲜明反差,耳朵里猛然钻进的特奇声音,凝成一股股奇特的力量,一阵阵地撞击耳鼓和心房。音乐声中,孩子们用手语无声“大合唱”,我的感情堤坝早已破防,身边的同事也几次摘下眼镜,用纸巾擦拭眼睛。

□南京刘少勤

全都激情高昂地大声合唱了起来,一时群情激昂、热情爆棚。买不买得到演唱会的票,进不进得了场馆,似乎都一样的感受了,这应该是演唱会举办效果的天花板了吧?

重新听着刀郎的歌曲,沙哑磁性的声音依旧,却一改原来酣畅淋漓的风格,一去以往跌宕起伏的旋律,深邃细腻,委婉柔美,掺杂进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,揉捏进厚重的历史故事,包含着许多的新词新义,没有些文学底子,还真有些听得理解吃力。可当你了解故事理解词义,进入他的情怀,你会被感动的,在压抑中得到释放,在迷茫中得到释怀,享受纯粹音乐带来的饕餮大餐,超然于世,欲罢不能。

刀郎穿着朴实,形象敦厚,时时会戴上一顶帽子,遮挡住面色的深沉忧郁,圆润沧桑的脸庞上,目光坚毅稳健,说话惜字如金,深情地唱着歌,配上古朴的、幽怨的、凄美的画面和场景,韵味十足。

我一首一首连续地听着看着,忍不住和着歌词一起哼唱起来,虽然有些生涩,却感到很是惬意,很是受用,闲适雅致,心旷神怡。

好一会儿,我才站起身来,在办公室里走了走,活动了一下略显麻木的腰身,又坐了下来,随手捧起一本旅游散文集读了起来,字句是美的,描述的景象是美的,读懂字里行间的寓意,更是美的。

把音乐声调低了一点,人在音乐和书本里来回徜徉,一头欢快一头沉醉,都愉悦得很,一天的时间过得飞快。

忽然想起已经退休赋闲家里“盼郎黄昏归”的爱妻,心中一动——该回家陪陪了。

咬一口鲜香滑溜,味蕾也醍醐灌顶般一个激灵就将往事激活。

我少年时代生活在陕北,在阅览室工作的青青姐姐最喜食马齿苋菜疙瘩。她常牵着我的手,挎篮执铲去河畔或山涧,采摘马齿苋。每次掀开锅盖,热气袅袅中,满屋窜香,我迅疾将“五爪龙”伸到不分”,常把“麦苗当韭菜”的我,竟然识得这如今已极为罕见的鲜物。只因儿时,家乡的郎中让时常胸闷胃痛的母亲,要多食这中药里被称为“蕻”的野菜。那时母亲做的地软菜小野蒜包子,是我童年舌尖上最贪恋的“心尖宠味”,那满口溢香之感,至今还时常萦绕于梦境中。

身处乡野田垄,举目皆是草木之欣欣,回眸的一瞬,我突然被草从间叶子纤细的一簇簇小野蒜迷了眼,已是金秋,叶子虽略微发黄,可雪白如小球的根却鲜嫩饱满,爱人惊诧于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,常把“麦苗当韭菜”的我,竟然识得这如今已极为罕见的鲜物。只因儿时,家乡的郎中让时常胸闷胃痛的母亲,要多食这中药里被称为“蕻”的野菜。那时母亲做的地软菜小野蒜包子,是我童年舌尖上最贪恋的“心尖宠味”,那满口溢香之感,至今还时常萦绕于梦境中。

在这个飒飒金风、芦荻漫舞的秋日,无意间与田间野蔬“邂逅”,让我神归故土,情思悠悠。

相册里最多的还是家人们的照片。父母都已离开,脑海里残存他们的每一句话,哪怕是严厉的呵斥,都胜过余音绕梁的歌声。

读初三时开始住校,星期天才能回趟家。同学中有位包工头的儿子,时不时塞点饼干糖果给我,有天晚上他神秘地摸出一包香烟,说是全省最好的牌子,让我跟着“尝一口”。接连几晚的“尝一口”,让我白天上课困倦时也想“尝一口”。周日上午回家,午饭照例有肉,只是父亲的眼神不再是慈祥,目光盯得我心里发毛。我做贼心虚,午饭后想早点逃离,出发时,父亲过来猝然给我一耳光,他涨红着脸,翕动着嘴唇,没说出话。作为一个“老烟枪”,他闻出了我身上的烟味。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,聊天时父亲递给我一支香烟,我接过点上但一口没抽,看着升腾飘忽的青烟,我流泪了。几十年来,我对香烟坚决抗拒。现在于我,父亲那“啪”的耳光声,还有那没有破译的唇语,就是美好好声音。

正想再往后翻阅,一阵锅碗瓢盆声响起。“呆子,手机看多久啦,不怕眼睛瞎啊,快过来摘菜,玥玥晚上来家吃饭。”妻在厨房机关枪点射般下达指令。我没应承,也没怠慢,赶忙从照片中走出,走进生活的琐碎。妻的唠叨,二三十年都没灌满耳朵。

照片记录点点滴滴,串起岁岁年年。更多的,我还是将岁月之痕刻在心上,形成记忆相册。多年后再细细翻阅,走进一个个老故事。

□靖江丁玲

□镇江新玲

看戏

母亲说,我自小就爱看戏,四五岁便跟着她去大会堂。小小的人儿,坐在母亲腿上,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,分外投入,还会为戏里的人物欢喜和落泪。

小学以后,家里有了电视机,我更是如鱼得水,像《铡美案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珍珠塔》《锁麟囊》《五女拜寿》《碧玉簪》《女驸马》等等,反复看了许多遍,经典唱段还能哼上几曲。

上个月,越剧《织造府》在靖江演出,我自然不肯错过。李晓旭唱腔高亢悠扬,台风优雅洒脱,曹雪芹的沧桑,贾宝玉的纯真,表演得自然流畅。舞台上四时更迭,有了高科技的加持,场景如诗如画、似梦似幻,观众得到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。

在我看来,《织造府》仿佛是天才编剧罗周附身天才作家曹雪芹,前八十回《红楼梦》增删删删,我们旁观了其中的一次修改。

第一幕,曹雪芹重访江宁织造府,入园后,用现在流行的说法,他书穿了。他穿越到了自己的书稿里,第三十三回“不肖种种大承笞”,成了书中的男主贾宝玉,上来便挨了父亲的一顿胖揍。他记得宝钗给他送了需用酒化开的伤药,他记得宝钗说的每句话,于是他主动爆料,宝钗反而什么都没说。一些细节有了变化,就连出场顺序也颠倒了,原本第二十三回的葬花出现在此处。草长莺飞、桃李争艳的春天,宝玉和黛玉一起葬花,一起读书,一起感慨生命无常,两人精神相通,心心相印。

薛宝钗是个兰心蕙质的女子,她习惯了察言观色,整日里操心这个,体谅那个,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和喜好,独独忘了考虑自己。第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,原是妙玉携了宝钗和黛玉另去泡茶,宝玉悄悄尾随。此次没有黛玉,赏荷品茗间,贾宝玉的灵魂三问,让薛宝钗幡然醒悟。她决心搬出园子,放弃所谓的“金玉良缘”,自去寻找相亲相爱相扶相持的那个人。

原第七十五回“开夜宴异兆发悲音”,到了此间,依然是流水的宴席,奢侈的排场,熙熙攘攘,热热闹闹,而伴随这一场腐朽繁华的声声叹息,预示着这样的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,终就像绚烂的烟花转瞬即逝,很快便霜打落叶秋风飘零。小说里爱情虽是主线,但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主因,管家人谋财害命,家族后继无人,府里种种腌臢荒唐,内里种种奢靡腐败,这个钟鸣鼎食的朱门大族走向衰败没落,已成定局。

性格决定命运,黛玉敏锐善感、多思多疑,即便宝钗早早退出,即便宝玉赤诚相待,她依然是多愁多病身,耗尽了神思,熬干了心血,走到生命的尽头。只不过这一次,她不是孤零零含恨而终,宝玉陪着她走完最后一程。他们一起赏水中月,他们相拥诉衷肠,绛珠仙草感念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之恩,今生以泪偿还,泪流尽了,俗世的缘分也结束了,他们相约三生石前相会,再继木石前盟。

这一遍修改,曹雪芹给了宝钗和黛玉不一样的过程。然而,无论细节怎么调整,在那个社会氛围中,十二钗的命运如判词所说,结果早已注定。

这一轮春夏秋冬,又是痴梦一场,梦醒后,曹雪芹依然是少年抄家的落魄人。在《织造府》里,他从头到尾都是曹雪芹,而四季转换的精彩剧情中,他分明又是贾宝玉。我们不知道这八十回章节里,有多少是他的亲历,他写尽剧中事,是否原是剧中人?

写聚易,写散难。于是,“不删了,不删了,不写了,《红楼梦》八十回,够了,足够了”,余韵绵绵。编剧罗周的独特解读,抚慰了万千红迷的意难平。

传统戏曲“其事多忠孝节义”,它惩恶扬善、褒忠贬奸。而新编越剧《织造府》却另辟蹊径,着重探讨曹雪芹个人的精神世界。无关于对错,无关于立场,这个天才作家通透且悲悯,他写下了那个时代。

儿时,我们最盼秋天,只要秋天露露,我们就瞄准大人们的背影,他们在前面扛着镰刀,我们就在后面提着小篮子。他们的长腿生风,我们的小短腿欢快。

他们在前面割谷,我们在后面拾谷穗。沉甸甸的谷穗,被我们装进篮子里,不老实,还想探头呢,使劲压进篮里。金黄的谷穗眼见着上涨,快半篮子了,我们的小心脏“扑扑”跳,小脸红得赛苹果。放眼望去,金黄的谷子一片接一片,就像浪花,风一吹涌向天边。大人们脸上挂满晶莹的汗珠,滴下时四溅。我们不管他们热不热,反正我们热了,我们得到树底下待会儿。

我们从谷地爬上来,地头可丰富了。老柳歪着脖子,柳叶绿中泛黄,满树舞动;五颜六色的小野花,可着劲仰头。紫色的打碗碗花,喇叭口,花瓣透亮,花蕊呈黄色,真好看!我们没有摘,而是连泥一起拔起来,藏进我们的篮子里。淡黄的小菊还在那傻乐呢,小小的花朵,细长的茎,站在泛黄的草丛中,很显眼。我们一拥而上,小手伸向小黄菊,几朵小黄菊也被我们收进篮子里……

我们坐在树下看天空,淡蓝的天,几朵白云舒展,不知是什么鸟,飞得那么高,黑色羽毛披着阳光,闪闪发亮。

我们站起来,齐刷刷地看蓝天。几只蝴蝶飞进我们视线里。透明的黄翅膀,黑色的斑点,翅膀边缘镶一圈白色图案。我们伸长脖子,看不够。

“看,蝴蝶。”几只蝴蝶立在草丛里,我们蹑手蹑脚走过去。不是蝴蝶,是像蝴蝶似的花。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花,我们被它的美震撼了,蝴蝶一样的翅膀,蝴蝶一样的头,紫色的花瓣上还有两个黑点。“花仙子,你们遇到花仙子了。”村里一位婶婶站在我们身后,“你们还不把花仙子装进篮子里。”我们回过神来,小心翼翼地挖着,我们要把花仙子装进篮子里……“小妮子们,瞧这花仙子的颜色,多好看啊!你们可有福了。”婶婶说着,一扭屁股,走进谷地。

我们把花仙子放进篮子里,金黄的谷子,紫色的打碗碗花……我们的篮子装满秋天的色彩。我们要把秋天的色彩带回家。